

圖書IPD目錄卷五第四

2005. 銅雀華山遺址 - 鋼琴譜(五) - 鋼琴譜全集四
卷之二 - 07500-101-5 初印

此本為一冊頁，共四頁，每頁一本，自一冊，1

總卷之四卷之四冊頁，每冊頁有四冊頁本總卷中

四庫全書

總目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四庫全書總目/(清)永瑢等撰 . - 北京:中華書局, 2003

ISBN 7 - 101 - 00259 - 5

I . 四… II . 永… III . 四庫全書 - 圖書目錄 IV . Z83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60652 號

四庫全書總目

(全二冊)

〔清〕永 璩 等 撰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 135 印張 · 3000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7 次印刷

印數 26701 - 29200 冊 定價: 208.00 元

ISBN 7 - 101 - 00259 - 5 / Z · 28

出版說明

清朝政府從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開始，用了十年左右的時間，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纂修成一部規模龐大的叢書，名叫《四庫全書》。在纂修期間，對採入《四庫全書》的書籍和一些沒有採入的書籍，都會分別編寫內容提要；後來把這些提要分類編排，彙成一書，就是這部《四庫全書總目》（又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爲了纂修《四庫全書》，當時在北京設立了一個專門機構，稱爲「四庫全書館」。每當一部書籍校訂完成，就由館臣擬寫一篇提要，放在書的前面。提要的內容，除了論述「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外，還要「列作者之爵里」，「考本書之得失」，以及辨訂「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等等。各書前面的提要在編入《總目》時，又經過較大的修改補充，最後由總纂官紀昀和陸錫熊綜合平衡，並在文字上加以潤飾。紀昀在四庫全書館內最久，提要的整理加工，也以他的力量爲多，因此，《總目》雖然以乾隆第六子永璽領銜編撰，實際上却是紀昀總其成的。

《總目》全書共二百卷，按中國古代傳統的分類法，分經史子集四大類，每一大類又分若干小類，其中一些比較複雜的小類再細分子目。每一大類、小類的前面有小序，子目的後面有案語，扼

要地說明這一類著作的源流以及所以分這一類目的理由。每一類的後面，還附有「存目」，「存目」中的書籍，是經纂修官們校閱，認為價值不高，或它們的思想內容有對於封建統治不利，因而不會收入《四庫全書》中的。《總目》卷首還分列乾隆的所謂「聖諭」，四庫館臣所上的「表文」，以及「職名」、「凡例」等，大致記載了《四庫全書》和《總目》的纂修經過和編寫體例。

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七月，《總目》初稿完成。在以後大約七八年的時間內，《總目》的內容，隨着《四庫全書》的不斷補充和抽換，也有過幾次增改。據現在所知，《總目》在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已經寫定，並在這年由武英殿刻版（見一九三三年出版的《故宮所藏殿版書目》）。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浙江的地方官府又根據杭州文瀾閣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從此以後，這部《總目》就得到廣泛的流傳。

《總目》對書籍的評價，是從封建主義的觀點出發的。它一方面標榜當時盛極一世的「漢學」，其中有些提要偏於瑣屑字句的考證；一方面又宣揚作為封建社會上層建築的理論基礎的孔孟之道，提要雖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不盡同意程頤、朱熹的意見，但實質上還是恪守程、朱理學，而對某些不合封建正統思想的著作竭力攻擊。另外，一部分提要在涉及國內少數民族的地方，對他們表示了蔑視的態度；涉及對我國一些友鄰國家的記載，又流露出封建大國沙文主義的思想。這些都是書中的

糟粕，應該加以批判。

但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總目》的另一面。《總目》著錄的書，據我們這次整理時的仔細統計，收入《四庫全書》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種，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卷。這些書籍，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國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書籍收輯更為完備）。這一萬餘種的書籍，每一種有介紹其大致內容的提要，而且又有系統的分類編排，這就對於我們了解古代的各類著作提供了不少方便。另外，當時參加纂修《四庫全書》和編寫提要的人，像戴震、邵晉涵、周永年、姚鼐等，都在某一方面有所專長，《總目》中對於一些古籍的考訂，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當時的研究成果，訂正了前人的某些缺失（《總目》的考證也仍有不少舛謬疏漏，可參考近人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等書）。因此，《總目》作為一部較有系統的、內容比較充實的書目工具書，它對我們今天還有查閱參考之用。我們現在把它影印出版，目的也就在此。

以下談談這次整理影印中的一些情況。

一、《總目》過去有幾個比較主要的刻本，即武英殿本，浙江杭州本，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的廣東本。浙本據殿本重刻，校正了殿本的不少錯誤。粵本以浙本為底本覆刻，個別字句又據殿本

校改，但同時又沿襲了殿本之誤。浙本當然還留有不少錯字，但比較起來錯字較少，因此這次我們用浙本作底本，參用殿本和粵本相校，作校記附後。

二、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清朝政府發現收入《四庫全書》中的明李清《諸史同異錄》一書有詆毀清朝統治的字句，於是又派人重新檢查收入的書，就把李清的其他幾種著作，像《南北史合注》、《南唐書合訂》、《列代不知姓名錄》，以及周亮工的《讀畫錄》、《書影》、《閻小紀》、《印人傳》、《同書》，吳其貞的《書畫記》，潘檉章的《國史考異》等撤毀，並把這十一種書的提要也從《總目》中刪除。但這十一種書雖然從《四庫全書》中撤出，清朝宮殿中却仍然留有副本，書前的提要也依舊保存（《諸史同異錄》和《同書》未見）。我們這次就從故宮博物院中把《南北史合注》等九份提要補錄在《總目》的後面，題為「四庫撤燬書提要」。

三、嘉慶時，浙江巡撫阮元先後徵集了四庫未收的書一百七十多種，向清廷進呈，並仿《總目》的體例，每一書寫有提要。道光二年（一八二二），阮元的兒子阮福就把這一百七十多篇提要編成五卷，列在阮元《攀經室集》的後面，題為外集。我們這次就用它影印，並接在「四庫撤燬書提要」之後。

四、本書由王伯祥先生斷句。我們自己又編製了書名及著者姓名索引，附於書末，以便檢尋。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

聖諭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奉

上諭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幾餘典學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縹緲載籍樸博其矩者羽翼經訓垂範方來固足稱千秋法鑒即在識小之徒專門撰述細及名物象數兼綜條貫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發明可為游藝養心之一助是以御極之初卽詔中外搜訪遺書竝令儒臣校勘十三經二十一史編布囊宮嘉惠後學復開館纂修綱目三編通鑑覽及三通諸書凡藝林承學之士所當口誦宋絅者既已嘗略傳第念讀書固在得其要領而多識前言往行以著其德惟鬼羅金廣則研討愈精如康熙年間所修圖書集成全部兼收並錄極方策之大觀引用諸編率屬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全文使閱者沿流溯源一一徵其來處今內府藏書舊架不為不富然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遠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友及時採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幛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聲編刻酬倡詩文瑣屑無當者均無庸採取外其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繫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貪至若發揮傳注攷覈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泊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沈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范任啟運沈德潛輩亦各著成編述非勤說卮

言可比均應集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其有未經鐫刊祇係鈔本存畱者不

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立嚴飭所屬一切善為經理母使吏胥藉端滋擾但各省蒐輯之書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鑑別悉令呈送煩複皆所不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敘列目錄注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旨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候稟齊後令廷臣檢覈有堪備閱者再開單行知取進庶幾副在石渠用信乙覽從此四庫七墨益昭美備稱朕意焉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奉

旨昨據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內將水樂大典擇取繕寫各自為書一節議請分派各館修書翰林等官前往檢查恐責成不專從致歲月久稽汗青無日蓋此書移貯年深既多殘缺又原編體例係分韻類次先已割製全文首尾難期貫串特因當時採甚博其中或有古書善本世不復見今就各門彙訂可以湊合成部者亦足廣名山石室之藏者卽派軍機大臣為總裁官仍於翰林等官內選定員數責令及時專司查校將原書詳細檢閱並將圖書集成互為校覈擇其未經採錄而實在流傳已少尚可真續成編者先行摘開目錄奏聞候朕裁定其應如何酌定規條卽著派出之大臣詳悉議奏至朱筠所奏每書分校其得失攝舉大旨敘於本書卷首之處若欲悉仿到向校書序錄成規未免過於繁冗但向開內府所貯康熙年間舊藏書籍多有摘敘簡明略節附次本書之內著於檢查洵為有益應俟移取各省購書全

到時卽令承辦各員將書中要指陳括總敘里略粘言可比均應集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其有未經鐫刊祇係鈔本存畱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立嚴飭所屬一切善為經理母使吏胥藉端滋擾但各省蒐輯之書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鑑別悉令呈送煩複皆所不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敘列目錄注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旨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候稟齊後令廷臣檢覈有堪備閱者再開單行知取進庶幾副在石渠用信乙覽從此四庫七墨益昭美備稱朕意焉欽此

開卷副頁右方用便觀覽餘依議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奉

上諭昨據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校核水樂大典一摺已降旨派軍機大臣為總裁揀選翰林等官詳定規條酌量辦理茲檢開原書卷首序文其言採掇蒐羅頗稱浩博謂足津逮四庫及數之書中別部區區編輯分字意在貪多務得不出類書累白是以蹠駁乖離於體例未能允協卽如所用韻次不依唐宋舊部惟以洪武正韻為斷已覺凌雜不倫況經訓為羣籍根源乃因各韻驛轉於易先列蒙卦於詩先列大東於周禮先列冬官且採用各字不論易書詩禮春秋之序前後錯互甚至載入六書篆隸與草字機械拾米芾趙孟頫字格描頭畫角支離無謂至儒書之外闢入釋典道經於古柱下史專掌藏書守先待後之義尤為堅執不合駁意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子集為綱領衷輯分體實古今不易之法是書既造編湊海若草此以採摭所登用廣石渠金匱之藏較為有益著再添派王際華義曰修為總裁官卽令同遵簡分校各員悉心酌定條例將水樂大典詳悉校核除本係現在通行及應屬古書而詞意無闢典要者亦不必再行採錄外其有實在流傳已少其書足資啟矚後學廣益多聞者卽將書名摘出撮取著書大臣敘列目錄進呈俟朕裁定其付剞劂其中有書無可採而其名未可盡沒者祇須注出簡明略節以佐流傳考訂之用不必將全部付梓副朕補闕遺道嘉惠士林至意再是舊卷帙如此繁重而明代嚴役僅閱六年今諸臣從事釐輯更係乘多取少自當斟酌

期告竣不得任意稽延徒謂汗青無日仍將鑄定條例卽行詳識備指具奏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學士劉統勳等

謹奏校辦永樂大典條例一摺奉

旨是依議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旨現在查辦四庫全書之翰林等官著照武英殿修書

處之例給與飯食卽交福晉安派員經理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前經降旨博採遺編集爲四庫全書用昭石渠美

備並以嘉惠藝林旋據浙江江南督撫及兩淮鹽政

等奏到購求呈送之書已不下四五千種並有稿藏

書家願將所有舊書呈獻者固屬易舉奉公尙未能

深喻朕意方今文治光昭典籍大備恐名山石室備

蓄尚多用是廣爲蒐羅俾無遺失莫以闇微補闕所

有逃到各道義並交總裁等同永樂大典內現有各

種詳加核勘分別刊錄擇其中罕見之書有益於世

道人心者壽之榮棄以廣流傳餘則選派賛錄彙編

成編陳之冊府其中有便淺讀讀者止存書名集爲

總目以彰右文之盛此採擇四庫全書本指也今外

省送到之書大小長短參差不一既無當於編列總

編而集已或刻或鈔其原書又何必復畱內府且伊

等將珍藏書本應詔集文深可嘉尚因此收存不

發轉使耽書明理之人不得保其世守於理未爲公

允朕豈宜爲之所有各家送到之書俟校辦完竣日

仍行給還原獻之家但現在各省所進書籍已屬不

少嗣後自必陸續增多其如何分別標記俾還本人

不致混淆遺失之虞著該總裁等妥議具奏仍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奉

上諭屬家當文治休明之會所有古今載籍空及時蒐

羅大備以光緒府而裨藝術因降旨命各督撫加意

採訪案上於朝旋據各省陸續奏進而江浙兩省藏

書家呈獻種數尤多廷臣亦有紛紛奏進者因命

詞臣分別校勘應刊應錄以廣流傳其進書百種以

上者竝命擇其中精醇之本進呈乙覽朕嘗欲親為

評試題識開端復命將進到各書於篇首用翰林院

印並加鈐記載明年月姓名於書面貢俟將來辨核

後仍給還各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經題詠請本竝令

書館先行錄副將原書發還俾收藏之人益增榮幸

今閱進到各家書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鮑士恭范

懋柱汪啟淑兩淮之馬裕四家爲數至五六七百種

皆其累世弆藏子孫克守其業甚可嘉尚因思內府

所有古今圖書集成爲書城鉅觀人間罕覩此等世

守陳編之家左傳尊藏勿失以裨留貽鮑士恭范懋

柱汪啟淑馬裕四家著賞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以

爲好古之極又如進呈一百種以上之江蘇周厚培

蔣曾鑑浙江吳玉墀孫仰曾王汝璽以及朝中黃

登賢紀昀勸守嚴庄如藻等亦俱藏書富家茲著每

人賞給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俾亦珍爲世

寶以示嘉獎以上應賞之書其外省各家著該督撫

廳政派員赴武英殿領回分給其在京各員卽令其

親赴武英殿祇領仍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採四庫全書處總目於經史子集內分晰應刻

鈔及應存書目三項各慨下俱經移有提要將一

書原委誠舉大凡并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覽

了然較之崇文總目竟無既廣體例加詳自應如此

辦理第此次各省搜訪書籍有多至百種以上至六

七百種者如浙江范懋柱等家其真集收藏深可嘉

仰前已降旨分別頒賞古今圖書集成及初印佩文

韻府并擇其書尤雅者製詩題卷端俾其子孫世

守以爲楷古藏書者歛今進到之書於纂輯後仍須

發還本家而所撰總目若不載明係何人所藏則聞

者不能知其書所自來亦無以彰各家珍善資益之

善者通查各省進到之書其一人而收藏百種以上

書可稱爲藏書之家即應將其姓名附載於各書提

要不其在百種以下者亦應將由其省督撫某人採

訪所得附載於後其官版刊刻及各處陳設庫貯者

俱載內府所藏便其眉目分明更爲詳細至現華四

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將來銅刻

成書時間已頗爲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另刊開明

書目一編底載其書若干卷註某朝某人撰則篇目

不繁而檢查取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

而得全書易與海內之士者錢源流用昭我朝文治

之盛著四庫全書處總裁等遵照悉心妥辦並著通

諭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奉

前因題胡宿集見其有道院青詞教坊致話之類命刪去刊行而鈔本仍存其體今剽取所作則因已身

服葉文年瑣事用青詞致告尤爲不經雖鈔本不妨

姑存可剽必不可也蓋青詞跡涉異端不特周費張朱

諸儒所必不可無即韓柳歐蘇諸大家亦正集所未見

若韓愈之送窮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擬託神靈

游戲翰墨不過借以喻言並非實有其事偶一爲之

固屬無害又如時文爲舉業所習自前明以來通人

擅長者甚多然亦只可聽其另集專行不竝登文集

況青詞之尤乖異則者乎再所進書內有擬詩鈔錄

之王質雪山集內如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書諸

篇詞旨剴切頗當事理竟空付之剽刷但其中亦有

青詞一種益當一律從刪所有此二書著文該總裁

等重加釐訂分別削存用昭評讞之尤至現在纂輯

四庫全書部帙計盈數萬所採詩文既多自不能必

其通體先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取錄錄如宋穆

脩集有寶機帳記語多稱頌讚於是非大義在所必

刪而全集或錄存亦不必因此以廢後惟當於提要

內闡明其故便去取之義確然諸凡相類者均可照

此辦理該總裁等務須詳慎決擇使草旨悉歸雅正

副朕鑑古斥邪之意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奉

上諭昨四庫館進呈袁集水樂大典散篇內有麟臺故

事一編爲宋御制程俱撰具詳當時館閣之制所載

典掌三館龍閣書籍以執政領閣事又有直祕閣祕閣

校理等官號稱貳倅方今復置選職參為四庫全書每

編錄奏進朕親批閱釐正特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

書之以光策府而昭文治淵海繹綱蔚然稱盛第文

淵閣國朝雖爲大學士兼衛而非職掌在昔竝無其

地茲旣崇櫟鼎新琅函環列不可不設官兼掌以副

其責宜空酌衷宋制設文淵閣領事總其成其次爲直閣事同司典掌又其次爲校理分司註冊點驗所

有關中書籍按時檢驗雖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

掌則領兩事以下各任之於內閣翰詹衙門內兼用

其每衙應設幾員及以何官兼任者大學士會同吏

部翰林院定議列名具奏候朕簡定令各分職繫衛

將來卽爲定額用垂久遠至於四庫所集多人間未

見之書朕勤加採訪非徒廣金匱石室之藏將以嘉

惠藝林啟牖後學公天下之好也惟是鐫刻流傳僅

什之一而鈔錄儲藏外閒仍無由覩觀豈朕右文

本意乎翰林原許讀中祕書卽大臣官員中有嗜古

勤學者立許告之所司赴閱覽覽第不得攜取出外

致有損失其如何酌定章程並著具奏以聞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前因蒙賜四庫全書諭各省督撫遞為採訪嗣

陸續送到各類遺舊令總裁等悉心校勘分別臚刊

鈔及存目三項以廣流傳第其中有明季諸人書

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燬之例卽經各督撫

應鈔及存目三項以廣流傳第其中有明季諸人書

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燬之例卽經各督撫

呈進並飭館臣詳晰檢閱朕復於進到時親加披覽

覺有不可不爲區別甄核者如錢謙益在明已居大

位又復身奉本朝而金華周大均則又遁蹕繩流均

以不能死節視顏苟活乃託名勝國妄肆狂狺其人

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禁棄

以勵臣節而正人心若劉宗周黃道周立朝守正風

節凜然其奏議慷慨極言忠誠溢於情懷卒之以身

殉國不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場力儉幹

流所上封章語多剴切乃爲朝議所拂致使身陷大

傳末用垂久遠其官板及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

此旨一體增入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奉

上諭昨四庫全書首尾處呈進鈔錄各種書籍朕於幾

餘披閱見粘簽考訂之處頗爲詳細所有各卷向曾

令其附錄於每卷之末卽官板諸書亦可附刊卷尾

惟民間藏板及坊肆鏘行之本難以概行刊入其原

書譜舛業經訂正者外開仍無由得知尚未足以公

好天下也前經降旨令將四庫全書總目及各書提

要編刊頒行所有諸書校訂各款並著該總裁等月

為編次與總目提要一體付聚珍板排刊流傳旣不

虛諸田校勘之勤而海內承學者得以由此研尋凡

所藏書皆成善本亦以示嘉惠士林至意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奉

上諭前因蒙賜四庫全書諭各省督撫遞為採訪嗣

陸續送到各類遺舊令總裁等悉心校勘分別臚刊

鈔及存目三項以廣流傳第其中有明季諸人書

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燬之例卽經各督撫

應鈔及存目三項以廣流傳第其中有明季諸人書

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燬之例卽經各督撫

呈進並飭館臣詳晰檢閱朕復於進到時親加披覽

覺有不可不爲區別甄核者如錢謙益在明已居大

位又復身奉本朝而金華周大均則又遁蹕繩流均

以不能死節視顏苟活乃託名勝國妄肆狂狺其人

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禁棄

以勵臣節而正人心若劉宗周黃道周立朝守正風

節凜然其奏議慷慨極言忠誠溢於情懷卒之以身

殉國不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場力儉幹

流所上封章語多剴切乃爲朝議所拂致使身陷大

辟嘗閱其疏內有灑一腔之血於朝廷付七尺之軀於邊塞二語韻爲批識云至此爲之動心欲淚而彼之君若不聞明欲不心得手可見朕大公至正之心矣又如王允成南臺奏棄彈劾權姦指陳利弊亦爲

無懈骨鯁文如葉向高爲當時正人頗負重望及再入內閣值逆閹弄權調停委曲雖不能免責賢之備

然視其繪屏奏草請補闕臣疏至七十上幾於痛哭流涕一概付之不存其朝綱叢脞可不問而知也以

上諸人所言若當時能採而用之敗凶未必若彼其述是其著爲明季喪亂所觸足資考鏡惟當改易追碼字句無庸銷燬彼時直臣如楊漸左光斗李應

昇周宗建總昌期趙南星倪元璫等所有書籍竝當以此類推即有一二語傷觸本朝本屬各爲其主亦止須酌改一二語實不忍茲焚棄致令湮沒不彰

至黃道周另有博物典集一書不過當時經生策

料之類然其中紀本朝事蹟一篇於李成梁後設謀

恭宣具載本末尤足徵我朝

祖宗行正大光明實大有造於明人而彼轉逞狡謀陰

計以怨報德伏讀

太祖高皇帝以七大恨告

天師直爲壯神之所指筆造鴻書實自古創業者所莫及

雖彼之臣子亦不能變亂黑白曲爲隱謀存其言并可補當年紀載所未備因命館臣酌加節改附載

開國方略後以昭微信近復閱江蘇所進鑒書稿內有

朱東觀編輯崇禎年間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漸至瓦解而不可救亦足取爲殷鑒雖諭

疏中多有乖觸字句彼皆忠於所事實不足罪惟當酌改數字存其原書使天下後世曉然於明之所以

與本朝之所以興俾我子孫永念

祖宗締造之艱難益思兢兢業業以祈

天而永

命其所裨益豈不更大又何必亟廢其書乎久若棄逸各家詩文內有錢謙益居大均所作自當削去其餘原

可畱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衆或明人所刻類

書其邊塞兵防等門所有觸礙字樣固不可存然祇

須削去數卷或削去數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

二卷帙遂廢全部他如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

之斥元元悖於義理者自當從改其書均不必廢便無

礙之書原聽其照舊流行而應禁之書自不致仍前

藏匿方爲盡善者四庫全書總裁等公協查辦粘簽

呈覽候朕定奪茲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奉旨前經降旨各省藏書家所呈書籍於辦畢後即行發還至督撫等公請呈送之本俱經奏請照供石渠之藏其在京大臣官員等所送之書亦俱請備中祕

昨歲大學士等議定文淵閣藏書章程云俟全書告竣後各藏其副於翰林院置立架分貯等語朕命纂

輯四庫全書原以嘉惠天下萬世公諸同好今外省

藏書家進到之書既經陸續給還所有在京大臣等

呈進書籍亦應一體付還本家俾其世守若爲翰林

院藏副計則各處所進書函長短間狹不等分冊插

架不能整齊莫若俟四庫全書錄出分完改令照

式再抄一分貯之翰苑既可備耽書之人入署就閱

而傳布詞林亦爲玉堂增一佳話其各胥撫購進諸書將來仍可集交武英殿另行陳設收藏將此諭令

四庫館總裁等遵照辦理欽此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奉

上諭四庫全書館進呈李鳴濟南集其詠鳳凰臺一首

有漢徵方秦政何乃誤至斯之譏於理不順因檢查

北史文苑傳敘亦有頌頌漢徵跨驥曹丕之句謂府

因而錄入均屬未協案始皇焚書坑儒其酷虐不可

枚舉號爲無道素後之人深惡痛絕因而頤斥其名

尚無不可若曹丕躬爲篡逆稱名亦宜至漢武帝在

漢室尚爲振作有爲之主且興賢用能獨持綱紀雖

讓武惑溺神仙乃其小疵豈得直書其名與秦政曹

丕竝論乎且自古無道之君至桀纣而止故有指爲

獨夫受者若漢之桓靈晉書庸狂暴極至滅亡亦未聞

稱名指斥何於武帝轉從貶抑乎又如南北朝彼此

互相貶南朝臣子稱北朝主之名北朝臣子稱南

朝主之名宋之於金元金元之於宋亦然此皆局於

其地之私心雖非天下之公尚無傷於正理若李延

壽乃唐臣李鳴濟乃宋臣其於中國正統之漢武帝伊

祁未嘗不爲其臣豈應率過筆端罔顧名義輕妄

若此且朕御製詩文內如周易張朱皆稱爲子而不

斥其名又如韓昌黎蘇東坡諸人或有用人詩文者

亦止稱其號而不名朕於異代之臣尚不欲直呼其

名乃千古以下之臣轉將千古以上之君稱名不諱

有是理乎朕命諸臣辦理四庫全書類加坡覽見有

不協於理者如開帝舊證之類卽降旨隨時釐正惟

準以大中至正之道爲萬世嚴褒貶卽以此衡是非

此等背理稱名之謬，豈可不爲改正，以昭示方來。著文武英殿將北史文苑傳敘改爲漢武頌府內刪去此條，酌爲改刊。所有陳設之責悉行改補，其李馬集亦一體更正。竝諭四庫全書脩臣等於校刊書籍內遇有似此者，俱加簽擬改聲明進呈，毋稍忽略。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奉

上諭：前日披覽四庫全書脩所進宗澤集，內將夷字改寫爲彝字，狄字改寫爲敵字。昨閱楊繼盛集內，改寫亦然。而此兩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屢見於經書，若有心改避，則爲非理。如論語裏，夷狄之有君孟子東西夷又豈能改易？亦何必改易？且宗澤所指係金人，楊繼盛所指係遼，更何用所用其避諱耶？因命取原本閱之，則已改者皆係原本妄易而不改者，原本皆空格加圈。一書刻於康熙年間，其謬誤本無庸追究。今辦理四庫全書應鈔之本，理應斟酌妥善。在廢錄草野無知照本鈔贊不足深責，而空格則係分校所據，既知填從原文，何不將其原改者悉爲更正。分校審校俱係職官，豈宜失檢？若此至總裁等議處，除此一書改正外，他書有似此者，茲著一體查身爲大臣於此等事面尤應留心細勘，何竟未能逐校正？其將更無所辭？非他書總核記過者可比。所由此二書之分校審校及總裁官俱即著交部分別告欽此。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博覽載籍，特命諸臣纂輯四庫全書，弆藏三閣。

又擇其尤精者爲薦，要分貯大內及御園，用昭美備。所以多選謄錄，寃于限期以期校成善本，嘉惠藝林。昨辦書期屆五年，將校對謄錄諸人，便予議敘，用示勸獎。惟是進呈各書，朕信手抽閱，卽有譏舛。其未經指出者，尚不知凡幾。既有校對事員復有總校總裁，重重覆勘。一書經數人手眼，不爲不詳。何以漫不經意？必待朕之遍覽乎？若朕不加檢閱，將聽其譏謔乎？朕因四庫全書應鈔寫者，統計十六萬八千冊，卷帙浩繁，旣成大事，不妨略其小節。自開館以來，無不曲加思慮，多方鼓舞，所以體恤之者倍至。若此任意疎忽，屢訓不改，長此安寧，是徒以四庫書館開倅進之，殆爲終南捷徑。又豈可不防微杜漸？前定總裁總校分校等，按次記過三月，查核交部，議處原不過薄示懲儆，便知愧矯。乃各總裁僅請每部抽看十之一，足資考鏡。朕以爲不若擇其較有關係者，別加編錄，名爲明季奏疏，勒成一書，使天下萬世曉然於明之口極言，無所隱諱。雖其君臣若罔聞，不能稍收補救之效，而遺稿俱在，凡一時廢弛督飭之迹，痛切敷陳，旨將其遺稿字句酌量改易，無庸銷燬。因復思明自神宗以後，朝多粛政，諸臣目擊國勢之阽危，往往苦口極言，無所隱諱。雖其君臣若罔聞，不能稍收補救之效，而遺稿俱在，凡一時廢弛督飭之迹，痛切敷陳，旨將其遺稿字句酌量改易，無庸銷燬。因復思明自神宗以後，朝多粛政，諸臣目擊國勢之阽危，往往苦口極言，無所隱諱。雖其君臣若罔聞，不能稍收補救之效，而遺稿俱在，凡一時廢弛督飭之迹，痛切敷陳，

禁中，抗章極論，并及於沈淮之交通內臣，亦能侃侃不阿。雖其閒若徐爾，之九八分疏極口詆斥，孫承宗而於溫體仁霍維華等，則曲加贊譽，是非倒置，以圖炎黷。此外亦不過摭拾陳言，固無足取。其餘講論，危言切中，彼時弊病者，實俱無懈骨。顧前因明季諸臣如劉宗周黃道周等立身行己，秉正不回，其抗疏直諫，旨意切於匡濟，時艱忠義之忱溢於簡牘。已降旨將其遺稿字句酌量改易，無庸銷燬。因復思明自神宗以後，朝多粛政，諸臣目擊國勢之阽危，往往苦口極言，無所隱諱。雖其君臣若罔聞，不能稍收補救之效，而遺稿俱在，凡一時廢弛督飭之迹，痛切敷陳，足資考鏡。朕以爲不若擇其較有關係者，別加編錄，名爲明季奏疏，勒成一書，使天下萬世曉然於明之指摘利病，至不憚再三入告。實皆出自愛君體國之誠，而仍襲其魯魚亥豕，累牘連篇，其又何辭以自解飾耶？嗣後務宜痛加猛省，悉心勸勘。其於去取謄錄分校之際，更不宜左袒，屢乞恩准，以無負朕稽古右文之意。毋再因循干耗，將此再行嚴飭，在館諸臣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四庫全書應鈔，欲送各省，送到達德應鈔書館。朕親加抽閱，內如徐必達、南州草所載，姦商姦璫結賄，欺蒙君請疏，俱持論不撓，極爲抗直。又如蕭近高疏，草內載其劫大璫潘相等以徵稅擾民。宋一韓拔垣封事，亦有劾東廠及稅監李鳳梁水等蠹國病民諸疏，俱屬詳明，剴切又俟震聰天垣疏略以容氏再入，稽古唐虞建言，惟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奮庸熙載尤采恩曠周則監于二代立三公三孤。秦漢以後爲丞相爲中書門下平章知政事明洪武因

胡惟庸之故改丞相爲大學士其實名雖異職守無殊惟在人主太阿不移而用得人則雖名丞相不過承命奉行卽改稱大學士而所任非人竊弄威福嚴嵩之流非仍名大學士者乎蓋有是君方有是臣

惟后克頑厥后庶臣克頑厥臣昔人言天下之安危係乎宰相其言實似是而非也至六官卽今之六部

局職典制兼詳要亦本于唐虞可徒慕宗諸職外而督撫自泰漢以來所稱守牧節度行省卽唐成十二牧之道歷朝改革達置粉如難以據數我國家文武內外官職品級載在大清會典本自然然至於援古證今今之某官卽前某代其官又或古有今無或古無今允定勒定成章昭垂永久俾覽者一目了然

現在編列四庫全書達文章集著卽派總纂總校之紀參羣鏡分晰序說開明精審毋冗毋遺其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護軍統領健鋒火器管內務府并駐防將軍及新疆增置各官亦一體詳晰考證分門別類纂成歷代職官表一書由總裁覆核庶

續進呈俟朕閱定書成後卽以此旨冠於卷首不必

過承命奉行卽改稱大學士而所任非人竊弄威福嚴嵩之流非仍名大學士者乎蓋有是君方有是臣惟后克頑厥后庶臣克頑厥臣昔人言天下之安危

係乎宰相其言實似是而非也至六官卽今之六部

局職典制兼詳要亦本于唐虞可徒慕宗諸職外而督撫自泰漢以來所稱守牧節度行省卽唐成十二

牧之道歷朝改革達置粉如難以據數我國家文武內外官職品級載在大清會典本自然然至於援古

證今今之某官卽前某代其官又或古有今無或古

無今允定勒定成章昭垂永久俾覽者一目了然

現在編列四庫全書達文章集著卽派總纂總校之紀參羣鏡分晰序說開明精審毋冗毋遺其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護軍統領健鋒火器管內務府并駐防將軍及新疆增置各官亦一體詳晰考

證分門別類纂成歷代職官表一書由總裁覆核庶

續進呈俟朕閱定書成後卽以此旨冠於卷首不必

過承命奉行卽改稱大學士而所任非人竊弄威福嚴嵩之流非仍名大學士者乎蓋有是君方有是臣惟后克頑厥后庶臣克頑厥臣昔人言天下之安危

係乎宰相其言實似是而非也至六官卽今之六部

局職典制兼詳要亦本于唐虞可徒慕宗諸職外而

上諭據四庫全書總裁奏進所辦總目捷要內請於經史子集各部冠以聖義等六門恭載
列聖欽定諸書及朕御製御批各種所擬殊屬纂集從前開館之初曾經降旨以四庫全書內惟集部應以本聖義
列聖欽定諸書及朕御製御批各種所擬殊屬纂集從前開館之初曾經降旨以四庫全書內惟集部應以本聖義
列聖欽定諸書及朕御製御批各種所擬殊屬纂集從前開館之初曾經降旨以四庫全書內惟集部應以本聖義
列聖欽定諸書及朕御製御批各種所擬殊屬纂集從前開館之初曾經降旨以四庫全書內惟集部應以本聖義

本集尊萬庶眉目清而開帙了然將此諭令館臣遵照辦理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奉

上諭昨據四庫全書總裁奏請總目請於經史子集各部冠以

聖義等六門恭載

列聖欽定諸書及朕御製御批各種所擬殊屬纂集從前開館之初曾經降旨以四庫全書內惟集部應以本聖義

聖義

御批

御製各書分列各家著撰之前不必特標名目竝令將卷首所錄御題四庫諸書詩文撤出分別御製詩文各集之前所以示大公也朕一再思惟四庫全書之輯

廣搜博採纂章集用以昭垂久遠公之天下萬世

如經部易類以子夏易傳冠首實爲說易家最古之輯

書允宜并是藝祖若以前代帝王論著以本朝

欽定諸書列於各代之前雖爲纂修諸臣尊崇本朝起見而於編排體例究屬未協況經史子集各部內尚有

卷首所辦未爲盡協四庫全書體大物博將來書成

編次俾尊崇之義與編纂之體並行不悖至關其編目特載辰前後修善論旨及御題四庫諸書詩文爲

參羣鏡分晰序說開明精審毋冗毋遺其議政大臣

之曰駕帙浩繁舉何爲序所有歷次所降諭旨刊之

總目首卷以首序事屬可行且官撰諸書亦有以諭旨代弁言者自不得不如此辦理至朕題四庫諸書

欽定各書冠之亦未有合在編諸臣自不敢輕議及此朕則筆削權衡務求精當使網舉目張龍裁辭備足

爲萬世法則卽後之好爲論辨者亦無從置議方爲

盡善所有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各部俱照各按撰述人代先後依次編纂至我朝

欽定各書仍各按門目分冠本朝著錄諸家之上則體例精嚴而名義亦秩然不紊稱朕折衷詳慎之至意將

此諭令館臣遵照辦理欽此

列朝欽定諸書之後而四庫書內朕所題各書詩文列在

集內倅各爲卷首則編排在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四庫全書館進呈書內有宋葉隆禮奉勅所撰契丹國志其說採摘道經等編及諸說部書按年曆載鈔撮成文中間體例混淆書法謬舛不一而足如書既名契丹國志自應以遼為主乃卷首年譜既標太祖太宗等帝而事實內或稱遼帝稱國主豈非自亂其例又是書既華南宋孝宗勅撰而評斷引宋臣胡安國議稱爲胡文定公實失君臣之體甚至大書遼帝紀元於上而以宋建隆等年號分注於下尤爲

批謬夫梁唐晉漢周僧亂之主享國日淺且或稱臣稱兄稱孫於遼分紀元尚可若北宋則中原一統豈得以春秋分國之例概分注於北邊之下又引胡安國論斷以劫迫其父開門納晉軍之楊承勅謂變而不失其正時承勅同父被晉圍處禍及身乃劫其父致被晉戮而已受晉爵賞夫大義滅親父可施之子子不可施之父父既背叛了惟一死以答君親豈有滅倫背義尚得謂之變而不失其正此乃胡安國夷之見亦惑於心口逆子而亂天經誠所謂胡說也其他乖謬種種難以枚舉茲詳加披覽總指駁者數十條節臣乃請撤出此詩篇以春秋天子之事是非萬世之公昨會著正統辨論斷甚明今契丹國志既有成書紀載當存其舊惟體例書法謬誤於綱目大義有乖者不可不加釐正者總纂紀明等詳加校勘依例改纂其志中之事蹟如祭用白馬次牛鹿中枯骨蠻形視事及戴野猪頭被皮之類雖迹涉荒誕然與詩書所載簡朴否則姜源履武復何以異蓋神道設教古今胥然義正如此又何必信遠而疑近乎其餘遼帝過舉如母后擅權諸事足爲後世警戒

者仍據志實責一字不可易該總裁等覆閱進呈候朕親定錄入四庫全書並將此旨書於簡端以昭網

常名教大公至正之義特諭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內閣奉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內閣奉

武英殿刊刻仍鈔入四庫全書將此旨冠于簡端所
有前派紀的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卽著歸入此
書按其朝代一體編纂特諭欽此

上諭昨閱四庫全書有朱存孝編輯迴文類聚補

遺一種內載美入八詠詩詞意殊獨有乖雅正夫詩

以溫柔敦厚爲教孔子不刪鄭衛所以示刺示戒也

故三百篇之旨一言蔽以無邪卽美人香草以喻君

子亦當原本風雅歸諸麗則所謂託興遺深詣在此

而意在彼也自五臺斬咏以後唐人韓偓輩務作綺

麗之詞號爲香奩體漸入浮靡尤而效之者詩格更

爲卑下今美人八咏內所列韻華製等詩毫無寄託

輒取俗傳鄙襲之語曲爲描寫無論詩固不工卽其

編造題目不知何所證據朕閱四庫全書當採詩文

之有關世道人心者若此等詩句豈可以體近者查

概行採錄所有美人八詠詩著卽行撤出至此外各

種詩集內有似此者亦著該總裁官同總校分校等

詳細檢查一併撤出以示朕釐正詩體崇尚雅醇之

至意欽此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奉

天人之際不可不深思遠慮觸目警心者派諸皇子同總
師傅蔡新等爲總裁其皇孫皇曾孫之師傅翰林等
卽著爲纂修校錄陸續進呈候朕親裁書成後卽交
上諭四庫全書蓄萃古今載籍富有美備不特內府珍
藏藉資文獻亦欲以流傳廣擴沾溉藝林前因卷頁
浩繁中多舛錯特令總纂等復加詳細審核俾無督
魚亥豕之譏茲已釐訂就工恐臻完善所有江浙兩

省文宗文匯文淵三閣應貯全書現在陸續頒發歲
庚該處爲人文淵藪嗜好學之士自必羣思博覽
藉廣見聞從前曾經降旨准其赴閣檢視鈔錄俾資

蒐討。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繙閱污損或至過有珍祕。

以阻爭先快觀之忱。則所須三分全書亦僅東之高
閣轉非朕搜輯草畫津逮譽髦之意。即武英殿聚珍

板諸書排印無多恐士子等亦未能全行購覓。該督

撫等諱飭所屬俟朕閱全書排架齊集後諭令該省

士子有願讀中秘書者許其呈明到閣鈔閱但不得

任其私自攜歸以致稍有遺失至文淵閣等禁地森

嚴士子等固不便進內鈔閱但翰林院現有存貯底
本如有情殷誦習者亦許其就近鈔錄院不得勒
阻畱難如此廣爲傳播俾茹古者得睹生平未見之

書互爲鈔錄傳之日久使石渠天祿之藏無不家紳

戶誦益昭右文稽古加惠士子盛事不亦善乎欽此。

多羅質郡王臣永璽等奉

敕編纂四庫全書告成謹奉

表上

進者伏以

天璣甄度書林占五緯之論

帝鏡懸光藝苑定千秋之論

立綱維於鼈極函列雲珠

媿刪述於龍蟠契昭玉理符心矩契二古以垂謀

道叶神樞匯九流而證聖治資鑒古德洽敷文臣

等誠懼誠朴稽首頓首上言

竊惟神霄九野太清

耀東壁之星懸圃三成上帝擴西崑之府文章有

美翠鸞遙吐其天色繪畫成形白阜肇圖其地絡

書傳蒼頡初徵雨粟之祥錄授黃神始貯靈蘭之

典洞庭祕開權大禹所深藏柱下叢編付老聃以

世守秦操金策聖籍雖焚漢理珠囊遺經故在儒

生密寶維孔廟之承家謁者旁求見陳農之奉使

蚪文以後篇章自是滋多麟閣所儲條目於焉漸

備杖吹蔡火夜徹別錄之編衣染鑑香坐校中經

之簿王仲寶區其流別定新志之九條阮孝緒撮

其叢殘括舊傳之五部勘書妙盡世摹展氏之圖

捨曇飛仙史載隋宮之蹟唐武德訖吳天寶鉛軸

彌增宋景祐繼以淳熙可錄再錄南征伴玉元遷

三館之職北極營都明選十牘之權莫不前徵達

古丹壺合雒之蹤茲發空林青簡粗頻斯之篆

西州片札辨點漆於特廣南雍殘文檢穿絲於已

斷竹編示朽名認師春孤本猶攜寶存班固紀羅

纖碎或得諸玉枕石再掇拾螭零均給以螺丸麻

命刊削其調言瀝液培珍

紙精鏗廣購一篇增十四之酬華贈重賴三品別

兩廂之等凡以窮搜放失獵文林辨闕之精互鏡

瑕瑜立聖域實關之訓結德興而輶輶軌順經涂

儒學海以沿波源通道筏然而掇餘易匱四千卷

既勾殘蕩驚廣彌無百兩篇更珍脣鼎丹青失實

或賄誚於王充朱紫相淆就齊雖於郎默甚乃別

風淮雨惜奇字而偏賣或如許錄紺紅煙駭文而

莫悟蘭臺庚貯多如賄改添經棗板摹傳遂至誤

尊閣本故秘書總目鄭夾漈復議校讎而文苑英

華彭叔夏重加辨證從未有重熙累洽華麗紫

極之庭稽古崇儒冊府闢丹寢之館彌綸宇宙識

大識小之無遺榮鏡登聞傳信傳疑之有準金模

特建寶思周融如

今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

瑞席蘿圖

神凝松楓

播威棱於十曲震靈霞

治文德於四溟兆開神燄

帝媯歌詠已題九萬瓊底臣向編摩更續三千寶牘博

收竹素仍沿天祿之名珍比琳瑯水付長恩之守

乃猶尋端竟委溯文支絡於詞源縛地經天探微

於義海昭陽韶歲

特紳翰府之藏水樂遺編

俯檢文樓之帙例取諸吳興韻海割裂雖多體宏於孟

蜀書林萬羅終富襟橫宜期

啟比排其陳簡。焦桐漆斷。畫膠百納之乘。自臯銅班合
鑄九金之鼎。復以羽陵靈廣。或有存焉。冠委職餘。

不無佚漏十行。

丹詔偏徵汲古之家。七錄細囊廣啟獻書之路。遞經斷

策出自大帆。雜卦殘篇發從老屋。鋪帆捩舵。孟家

東洛之船玉軌飛輪。吳氏西齋之軸。排玉多

王榮之所未聞。笛東金響率張華之所莫識。光明

蘭紙朱題。去帙之名。蟠居鶴韞紫認槐廳之印。紅

梨隔院。曹司對設於東西。青鑑滿香品第詳分其

甲乙。

天潢演派光運太史之河。卿月澄暉彩接文昌之宿。

總司序錄叨楊億之華章。分預校讎列任宏之清

秩。銀袍應召。驥雲路以彈冠。粉徵徵才記仙郎而題柱。懷鉛握策。

學官願效其一長。切綠剖闕。博士亦研其九術。遂

乃別開書局。特分署於

龍墀。增置鈔胥。載抽毫於虎儀圖與史茲陳左右。粉

本鉤華。禁異端兼備古今。緜痕端局。曾遇什伍。各

隸屬於寫官。工辨鑒良均稽研於計簿。提綱挈領。

董成者職總監修。補闕拾遺。勸善兼詳定。庇

器預備於將作。棐几笏篠傳餐。徧給於大官。珉牘

珠餚。溫鑑圓炭。紋凝鵝鴨之青。明鑿涌冰色。映玻

璃之白。花艷入直地。同先率天官。連炬分行人到

鄉。鄉福地。瓊箱牒送。全搜膳囊。惟蓋之餘。

芝殿鑿排共刊木屬金華之謹。程材效技各一一而

使吹。累牘連篇。遠多而益辨。杳霏辟惡。擁書何

止百城。潛濟陰崇。削棄寧惟兩屋。簪入衆香之國。

目眩脊於花光。宛遊羣玉之峯。神悟始於寶氣。豈

但鴻都多士。駢聞見所未嘗。實令虎觀諸儒。辨妍

媸而莫決。所賴赤承。

睿鑒提玉尺以量材。仰稟

天裁。握銀華而鑒物。初拔卷軸。共接零魂。卽荷

絲綸務尋完璧。吳澄易裏。辨顛倒乎陰陽。檢閱詩音。斥

混淆乎周漢。辨官聯說。刪馬角之荒唐。譯史傳聞。

摘氣骨之譏。異辭章祈福。發凡於剽政之詞。語錄

藝禪。示例於齊熙之記。面已南車。指路陟道岸而

衢亭。

北斗旋杓。揆文星而度正。洎乎書大集。品雜金沙。

聖訓彌彰。鑒溢殊礪。詁經忌擊。鑄簡於蟲文。論史從

公。溯綱年於麟筆。立言乖體。四明之錄必刪。廣古

誣真。五柳之名宜斂。七錄二藏。汰除博老之編。五

蠹九族。拂斥申韓之術。毒深孔雀。無容校寫其青

詞。巧謝奕璣。未許增添其錦字。小山豔曲。削齊蕭

脂益之篇。金谷新詞。刊酒肆歌樓之句。凡皆詢臣

之奏進談點丹黃。經

聖主之品題。立分黑白。至於銅鏡報夜。

紫殿

勤披。

玉案開誠。

丹臺

親詠五家易說。岐塗附闡其傳燈。四代書翰餘緒。兼詳

乎括地。前車後鑒。陳風雅於經筵。斜上方行。寓春

秋於世。本蘆陵處士。特申僭上之防。安定門人大

御覽。從粉飾乎嘉名。因學紀聞。偶抨彈其迂論。晚

客夔跡頻探靈福。玉川之餘濱。四篋誤註寧知頽

菴之心。一佛同稱。轉陰尼山之量。六經作繢。全收

諸揚甲圖中。七經成編。知出自莊周書後。五首分

配篆。又互備其形聲。一史文參奇字。各通其假借。

古香藝術。細辨班書碑版。寶蓮重刊薛史。涓流肇

慶示鑒戒於東林。正統明尊存綱常於西蜀。流沿

涼水。袁朱之新例兼存。俗記扶餘班范之誦。傳竝

訂。黨碑再勒。嗟揭盜而開門。權能彌張。噓欽星而

替月。西湖遊蹟。然僻野老之藏名。北使賓筵深脣

詞臣之校射。宋鈔僅嚴。蒐舊志於臨安。金刻補聞

實遺聞於貞觀。或攻或守。徒存十鑑之兵謀。相勝

相生。不信五行之德運。建炎政草。巍彼中興。至正

刑章。斥其左祖。李尊洛學。辨遺命於天原。聽注桑

書。剖源流於地理。更腴詳摘。有逾漢荀之精。經笥

懸探。更勝曹荀之富。至於孔庭舊語。首定儒宗。蔡

帳祕文。嚴排異說。范祖禹之帝學。具有淵源。曾公

亮之武經。始存崖略。橫戈危堞。節取陳規。握策臺

臺。參微蘇頌。算窮抄忍。九章研鮑澑之藏術。雜縱

橫十卷。稽趙蕤之撰。楚中隱士。互標韓柳之評。斐

郡名賢。不廢昌唐之學。臚登議記。衍洪範而原非。

妄議并田。託周官而更誤。錢塘事深識首鼠於

宋元。曲消晉徵。慨操戈於洛陽。細聰有取。窮通

方朔之言。指佞無難。慎諭韓非之說。陳思書苑列

筆陣而成圖。馬孫意林。掌詞條而櫻秀。黃伯思之

博洽。石墨精研。孫逢吉之淹通。雲龍遜湖。多知舊

事。歌舞舞之銷金。一洗清波笑詞草之誤。太平

御覽。從粉飾乎嘉名。因學紀聞。偶抨彈其迂論。晚

唐小吏入廚寧取乎卮言。南宋枝談，按尚深嫌其曲氣。十七卷，騷人舊製，更證以草木之名，二百年吏部清吟，特賞其煙霞之氣，兼推韓杜，續來鳳觜。

之鷹，茲採郊祀，擬以榮華之句，文恭著作先歌尹而孤行，忠肅風裁，抗蘇程而角立，勤王畱守呼北。

渡者凡三，殉節侍郎壯南朝者惟一。學如和叔原，不限以宗宋詩，到儀卿乃轉嫌其入墨，讀書祕閣。

明曆初論古之非，從宦金淵，賞仇遠耽吟之癖，楊維楨取其辨統而頌弄則當，誅劉宗周閱其完忠，而吠堯爲可怒，凡茲。

獨斷咸稟，譽裁，茲此同信。實孚公義，苞千齡而建標道，出於天，縣百氏以歸型，百裏諸聖。

權衡筆削，車輞乎春賞秋吟，絜度方圓，法本乎乾坤矩，是以儀舜耀揚，昌化越鋪軒先鳴耶？首唐集，鯨鐘方發，欣連館以昌登，鶴管嚴關，焚蘭膏以夜繼，披文計數，單止於萬七千篇，按月程功務得。

夫四十五日，裁綱無迹，先成綴白之義，傳寫相爭，鳥皮刊謬時防，其掃蕪畢昇，洁板漸看，字是排成。

曾鞏官書已見序稱，校上加以。

乾行至健，離照無遺，一字之裏，謾恆審，采驕標，庚郵，述初寫之。

雲輅巡方，乙夜辰重修之，卷至三至再戒，玉楮之遲雕。

數萬數千，摘金根之屢誠，坤原爲益兼搜刊板之。

誠，羊或作羊，細檢鈔書之誤，毫釐不漏，載旁添待補之戈。塗駐必嚴，繩上辨續加之罔，創除不盡，時

飭以妄下雌黃，瞻郭空存常指其竟同曳白。

明周熾芥井飲，譽照無遺，報乏微涓，彌覺魏心生奮，若夫考勤校督，

謀雖詳，荷龍邀策，恩慈實渥，風雲得路，先登或列於九官。

雨露均滋，中寺亦賜以一級，柏臺勑句，聽屬律之新聲。

芸署題名，踵麟臺之故事，墨勾蟬翅，祖帖雙鉤，執

簇龍紋，天書五色，猩毛榧類，賦魚子之華威，龍尾雕紋，融麝煤

之芳氣，銀碧翠管，細紫白和之香，錦段香羅，交映

五明之宸翰，鑿委佩綻，時朱挺珍氣，斐青帕裁白

蠻雕盤列，紅果分西域之甘，華組嘗新，瓜勝東陵

之種，自

天宣賜多，非夢寐所期，無地酬

恩，惟以文章爲韌，周駁始末，擬勒長編，別採英華，先爲

之精，兩部分脩合大小，一山之數，確全書之浩博。

嵩呼屬太乙之占祥，象符奎象，八年敬績，挹古今四庫

之精英，兩部分脩合大小，一山之數，確全書之浩博。

寬容許假十年之限，百夫決拾，望學的而知歸，一簣成

粗就而未終，開鑿雲楣，已先成以有竟，文河疏渝

初如江別爲三筆，海朝宗廟，乃漸增以四，望洋無

吸，慮創始之爲難，登岸有期，幸觀成之可資，軟剛

繁之別帙，又閏兩年，勤案總之鴻裁，已盈一部，插

蓋分帙，次按乎甲乙丙丁，列架臚顏色，別其赤青

白黑，經崇世教，貴實徵而賤虛談，史鑒人心，削詆

詞而存公論，選諸子百家之粹，博收而不悖聖質。

懲十人九集之非，嚴汰而寧拘門戶，上沿虞夏，成

挹海以求珠，下採元明，各披沙而見寶，六千箇章

分圭合廷，關儲珍二百卷，部次州居，鼎文列目，釋

名訓義，因李壁之解題考異，參同近歐陽之集古。

事稽其實，循文防誤，於樹萱詞取其詳，水益非同

於買菜人，無全美比，量其尺短寸長，語或微疵，辨

白其玉瑕珠類，一經採錄，真同鮑上龍門，附載姓

名，使蠅隨驥尾，元元本本，總歸

聖主之持衡，是是非非，盡攝迂儒之膠柱，至其盈籍積

案，或汗漫而難尋，復以提要鉤元，期簡明而易覽。

贊諸典謨，紀事別行小序之一篇，頌平金石成音。

先列諸碑之十卷，分綱列目，見義例之有條，接續

披圖，信源流之大備，水四濱而山五嶽，併此壯觀。

前千古而後萬年，無斯巨帙，蓋非常之制作，天如

畱待於今，而希有之遺達人，乃躬當其盛，叨司校

鑄寶添光榮，臣等力謝謝棄，誠同闕約，鑄研文字，

未能脈望之通仙，延緩歲時，僅賴翰墨之食靈，仰

軒鏡之澄光，恭進

瑤階同義園之永寶，從此依模范狀，若疊矩而重規。

因之循軌，知途益輕，車而熟路，先難後易，一隅可

得而反三，謀始圖終，百里勉行，平半九，精心刊誤。

八行細檢朱絲協力鳩工萬指齊磨烏玉連綿告

歲序看四奏

天鳳遠速先期不待更歲歲人文成化

帝機運經緯之功

皇極敷言

王路示貪歸之準輒核雲機鬼表于銀牘璇題方策星

羅珍貴乎金膏水碧曰淵曰津曰澗長流萬

古之江河紀世紀運紀會紀元恒耀九霄之

日月茲五經以

垂訓道通乎丹青綠字之先合六幕以同文治超於元

律蒼牙之上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蹟顯歡忭之至謹奉

表恭

進以

聞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日皇太子鑑皇帝永琰

皇子鑑皇帝永璇

皇十一子臣永璽

大學士公臣阿桂

大學士臣英廉

大學士臣嵇璜

領閣事臣福隆安
領閣事臣和珅

爾書臣梁國治

旨開列辦理四庫全書在事諸臣職名

正總裁

侍郎臣金簡

侍郎臣董誥

皇八子多羅儀郡王臣永璽

子臣永璽

原任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東臣劉統勸

閣大學士管吏部刑部事翰林院掌院學士

周住經筵日講官太子太保

武英殿大學士臣舒赫德

原任經筵日講官太子太保刑部員外郎

董誥經筵日講官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臣阿桂

原任經筵日講官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臣敦中

戶部事翰林院掌官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臣

高宗經筵日講官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臣

經筵官太子太保

李岱經筵官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臣英廉

原任經筵官太子太保刑部員外郎

經筵官太子太保刑部員外郎

經筵官太子太保刑部員外郎

經筵官太子太保刑部員外郎

經筵官太子太保刑部員外郎

經筵官太子太保刑部員外郎

經筵官太子太保刑部員外郎

經筵官太子太保刑部員外郎

經筵官太子太保刑部員外郎

經筵官太子太保刑部員外郎

經筵官太子太保刑部員外郎